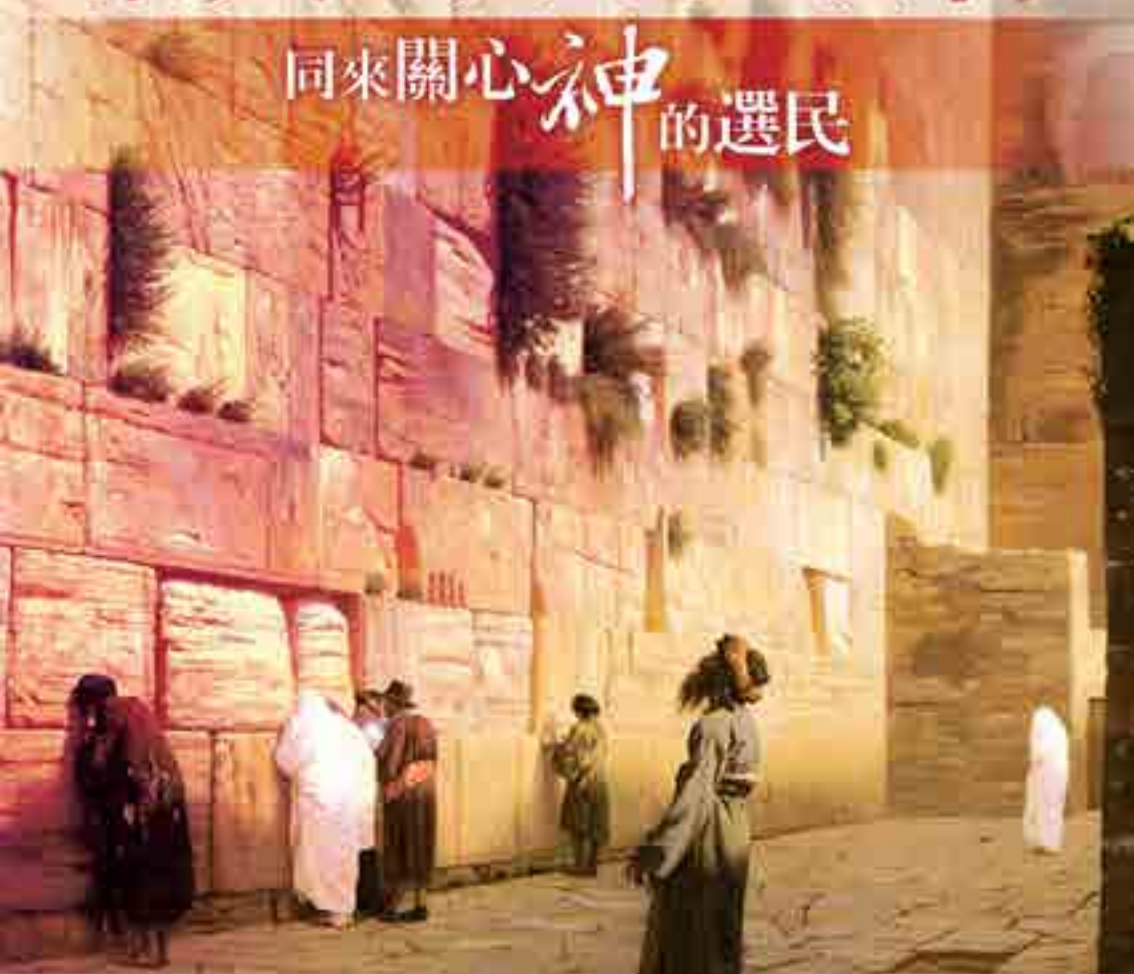


信
0000

猶太人與今日教會

同來關心神的選民



上篇：猶太史與猶太教
下篇：教會與反猶

■ 楊鍾祿 著

卷首语

同來關心神的選民



基督教信仰不是一套思想理论，而是根据神藉着祂所拣选的一个独特民族所显明出来的，这民族就是以色列人，也就是今天的犹太人。因此基督徒与以色列人有独特的关系，这是不容否认的。以色列是《圣经》的一大重点，是神给人的启示中重要的一部分，不了解以色列就难以明白《圣经》。以色列在《圣经》末世预言中占有关键地位，尤其是活在以色列复国时代的教会，更须正确地了解以色列与犹太人。

距今三千多年前，希伯来人出埃及这件大事，吸引了当代列国人的眼球，让世人注意到一个独特的族群开始登上世界舞台了。20世纪以色列奇迹性的复国，犹太人从天的四方回归列祖的故土，情景犹如三千多年前的出埃及重现，再次吸引了全世界人们惊讶的眼光；并且回归的人数超过出埃及的人数，以致人们不再纪念出埃及的事。（耶16:14-15）

从宣教的角度视之，神的选民复国意味着基督给教会的普世宣教大使命总结性的时刻已经来到。当使徒们在耶稣升天前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徒1:6），在主耶稣的回答里，提到一个时间，就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1:7-8）那也就是主在先前所预言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24:14）之时。由此可知，福音普世遍传与以色列复国是互相印证的。这也与使徒保罗的预言相符，他说：“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罗11:25-26）若教会不向以色列人传福音，他们怎能得救呢？因此，笔者深信，向犹太人宣教是今日基督教会不容推卸的当前急务。

然而，人们对以色列人却持有极端的看法。教会圈内的观点也相差甚巨。按笔者粗略浅见，今天世人对以色列人的态度可分成5种：

一、伊斯兰教徒

自1948年复国以来，以色列就成为全球伊斯兰教国家最憎恶的对象。因为他们视以色列人如盗匪，强占巴勒斯坦土地并把80万阿拉伯人驱离家园成为难民，直到今日！若做得到，许多穆斯林恨不得将以色列人全都灭绝！伊朗前任总统阿曼迪内贾德及现任总统鲁哈尼皆可作为其代表人物。他们最大的心愿是要看到以色列国“从地图上被擦掉”。

二、非基督徒

一般的非基督徒对以色列人不会给予特别的关注，因本来就毫不相干。虽也有人会对以色列人过去的遭遇和现在的处境，有表示同情的，也有认为不值得同情的；对犹太人的成就与作为，有钦佩的也有憎恶的、有称赞的也有咒骂的……但都不会认为与自己有切身关系；他们只站在一旁观看、批评，如此而已。

三、不相信今天的犹太人仍是神的选民的基督徒

他们认为以色列人与任何其他种族并无分别。以前，他们曾经是神的选民，但因背弃神，今天已被神弃绝。他们的地位已被教会取代，今天教会才是真以色列人，才是神的选民！这叫“替代神学”（Replacement theology），由初代教父传承下来，成为许多“宗派”教会的立场观点。对他们来说，今天以色列国的兴亡、犹太人的死活，都与他们无关。许多基督徒到以色列旅游，只兴趣于以色列的土地与古迹，对那些亡国两千年后再回到以色列地的亚伯拉罕子孙，则毫不关心，也不爱他们。有些仍然把他们当作是杀害基督的凶手看待，认为他们受苦受害是应受的报应。

四、相信今天的以色列人仍是神的选民，但与自己无关的基督徒。

他们只是接受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是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知识。但他们认为这个知识与自己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冷眼旁观，等着看神如何在以色列人身上成就祂的预言与应许。

五、相信今天的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并且相信今天的教会对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的基督徒。

他们坚持相信，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的地位从来没有改变！教会与以色列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与责任；不是血缘关系也不是政治责任，而是属宗教性，是与神及祂的救恩计划有关的！另一方面，过去两千年来，教会与犹太人的关系极其恶劣，教会曾经把极大的苦难与痛苦加诸在他们身上，内中包含着极大的误解、偏见与罪恶。今天是教会应主动寻求与犹太人和好的时候。近年来已有不少教会与信徒，尝试与犹太人重新建立关系，并关心他们的得救问题；虽大多的犹太人会对此嗤之以鼻，但这不应阻止我们努力去传。

本书的目的就是尝试为犹太人及犹太教作个简介，让想进一步了解今日的犹太人及他们的宗教状况者提供些许参考。本书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希望让更多华人教会同工及信徒，透过明白过去教会与犹太人的交会历史，而对神的选民产生多一份的关注与关怀。因此本书内容分上下两篇：上篇简介犹太人与犹太教，下篇简述教会与反犹。有关犹太复国及建国史从略，读者可参阅陈业宏教授著有的《铁树开花——以色列复国的神迹与圣经的应许》及《犹太人不死的秘密——从亡国、流放万国到复国》二书。

笔者坚决相信，神丝毫没有改变祂的心意与计划——以色列人永远是神的选民！神在以色列人身上仍有未完成的计划。按《圣经》的教导，今日的教会对复国的以色列人有特别的责任与福音使命，那是不容我们推卸的。唯愿众教会同工与信徒，皆同来关心神的选民。

诚如《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The story of the Jews—Finding the Words, BC1000—CE1492）的著者西门·沙马教授（Prof. Simon Schama）所言：“凡敢于探究犹太历史的人就应该清楚，他所要面对的是卷帙浩繁、堆积如山的各种文献经典。”笔者身为教会牧者，写作只属业余；要写像这样一本小书，也须参阅不少相关著作、网络资料（维基百科Wikipedia，是我每天都要求教数回的“老师”），包括文字作品及视频（尤其是“油管”Youtube，尤为管用）。在中文书籍方面，中国的徐新、黄陵渝及张倩红三位大师的著作给予笔者最大

的帮助，谨藉此向他们深致感谢。在互联网上，笔者也有幸拜读诸多各地学者们的作品，及聆听“油管”上的课程（其中从拉比 Henry Abramson 博士的授课获益良多）；此外，也从许多犹太拉比们及基督教学者们的演说与辩论中获得许多的学习。严格来说，笔者仅是从诸多学者的洞见及所提供资料加以整理编辑，许多部分只算是“编写”而非“创作”，希望有助于华人同工及信徒查阅，从中对犹太人的过去与现今状况及其与教会的关系有一点粗枝大叶的了解。

笔者由衷庆幸，深深感恩，能活在如此神奇的时代，坐在电脑前便能洞察全球概况、汲取所需信息，甚至能随时坐在名家大师面前听课！诚憾未克一一致谢，谨在此向所有帮助笔者完成此书的人表万分感激，愿主厚恩赐福诸位。

在此也要特别向与笔者同心关怀神的选民，主内敬爱的同工——陈业宏教授、陈金狮博士、陈紫兰宣教士及王美锺院长，为本书撰序，谨此深表感谢。还须一提的是多次与“以色列福音差会”（Christian Witness to Israel）的华裔总主任施定邦牧师（Rev. Joseph Steinberg）的畅谈，让我获得不少今日犹太人的第一手资料及了解犹太人的现况，谨此一并致谢。

杨鍾祿

2018年7月31日

马来西亚，巴生

神

在以色列人身上仍有未完成的計劃。



猶太史與
猶太教

第二章

猶太教的形成（一）

大 多数的基督徒对犹太人及其宗教信仰的了解，仍停留在《圣经》中的以色列人。许多人以为，今日的犹太人与二千年前圣经中所记述的以色列人，不但在种族上相同，在宗教信仰上也是一样的。因此，常听一般基督徒说：“犹太人今天还停留在旧约时代，还在严格遵守律法。”但这与今日犹太人在宗教上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首先，圣殿早已被毁，祭司与利未人也已失去踪迹，摩西律法中大量有关献祭以及与祭司有关的条例也都早已无法遵行了，今日犹太人如何能再如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那般守律法呢？

另一方面，今天住在以色列国境内、定居在北美以及散居在全球各地的犹太人，在信仰与文化上，已不能一概而论。今天的犹太人在宗教信仰立场及犹太各教派之间的差别极大，犹太教徒包括从无神论者到严格遵守613条诫命者¹、从拒绝《塔木德》的卡拉派到相信生死轮回的“卡巴拉”神秘主义者；他们并不单纯。但是神并未弃绝他们，

1. 《妥拉》共包含613条诫命，首先由第三世纪的拉比辛策（Rabbi Simlai）提出来，但仍有争议。

他们仍是神的选民。神给他们的应许，仍必须应验，先知论到神选民的预言仍要兑现，神的教会必须爱他们，关怀他们。因此，我们必须对犹太人及他们的信仰，力求客观与正确的认识，才能以正确的心态，用合宜的策略与方法，去向他们见证基督与传讲福音。

要了解今日的犹太人与犹太教，必须从旧约《圣经》时代开始，直到今天犹太人与神的关系、在历史上所受到的各种影响与冲击，尤其是数千年来所受的诸般苦难，如火的熬炼，不断地冲击着他们的心灵、不断地塑造着犹太人的思想型态。

① 旧约的以色列人宗教状况

今天我们都可轻易获得一本新旧约《圣经》，难免也会犯上一个简单的错误想法，就是以为旧约的以色列人都有如我们所能享有的《圣经》（旧约）知识！以为他们个个都熟悉摩西五经、都读过历史书、都晓得诗歌书及先知书！似乎犹太人都是旧约专家！事实上，旧约时代的一般人几乎皆属文盲或半文盲。只有几类人能跻身知识份子之流，诸如王室与贵族、祭司与文士、先知与拉比等人。但不识字并不等于无知。以色列人自古以来，便非常注重教育，儿童很早便开始学习摩西的律法。但他们无法拥有个人的书卷，只能靠老师口授，用耳去听闻，用心去记住所听的教导。从旧约至新约皆是如此，如〈启示录〉第2及第3章中多次出现的一句话：“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而不是“圣灵所默示的圣经，凡有眼的，就应当读”）。一般人皆无法直接阅读他们的经书，因此对

神所启示的律法与先知话语（先知书直到约主前200年方编入《圣经》正典，更非为一般人所普遍知晓）的知识仍属十分有限。

但神的智慧显明在祂为祂的子民所定的几项条例上，让以色列人在宗教上仍能建立恒久共识，产生坚强的民族凝聚力，直到今日。这些条例包括每位男丁出生后第八日受割礼、每周守安息日、每年向神守节3次：逾越节、五旬节与住棚节、遵守只吃洁净的食物、每日念颂“示玛”——“以色列啊，当听！耶和华是神，是独一的主。”（申6:4），并将“示玛”置于家门及城门上，随时教导子女念颂并紧记在心。此外，“十诫”也是以色列人从小牢记，一生牢守的诫命。基本上，那就是旧约时代，自摩西至被掳时代的以色列人的个人信仰基本内容。相信这也是提摩太的祖母与母亲从小就教导他牢记在心的犹太人的基要信仰，成为他对真神的信心基础（提后1:5）。



犹太人正将内中藏有“示玛”（Shema）经文的“门柱圣卷”（Mezuzah）钉在门边（注意：“门柱圣卷”必须向内倾斜，象征神与祂的话要进入这家）。在以色列，无论是耶路撒冷城门或普通酒店房门，皆有“门柱圣卷”。

对以色列族整体而言，另有几个重要的基本信仰原则。首先，他们认定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以撒、雅各的后裔；按肉身，他们是蒙神拣选的，他们以作为神特选的子民（The Chosen People）为荣。同时，他们永远纪念神曾与他们的祖先立约，神所立的约是永约，是永远有功效的。以色列人认定自己是神的约民（The Covenant People）。再者，神藉着摩西赐下律法（Torah）给他们，他们视神的律法《妥拉》为大地的根基，而他们是《妥拉》的继承者及保管者，他们因此被称为“圣书之民”（People of The Book）。这些就是犹太人最基本的自我定位：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太3:9）、神的选民、神的约民以及圣书之民（罗9:4-5），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是犹太人，就必然是神国的子民，都必有份于神的家及来世的应许。

② 被掳后犹太人的宗教生活改变

主前586年，耶路撒冷圣殿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焚燬（王下25:8-9），圣殿众器物能带走的都被带到巴比伦去了。圣地、圣殿、圣民（与神立约的子民）原是犹太人宗教信仰的三大核心。如今圣殿被毁、圣地被占、圣民被掳，使犹太人不得不在本身的宗教信仰上重新作出重大的反思：犹太人如何能在无圣殿、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继续保持与神和好并持续与神有正常相交的关系？

作为圣民的犹太人，虽遭遇如此重大打击，但他们的信心仍不致被摧毁或丧失。因为他们深信神仍会因神所拣选的列祖而垂顾他们，神也必保守祂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诸约。并且，更实在的，就是他们还有神所赐的《圣经》！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在万般艰辛中，仍尽所能地把他们的“圣经”带去，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及圣卷（包含诗歌书、智慧书等）。同时，有点出乎预料之外的是，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获得相对安定的生活（特别是在波斯帝国时期）。他们在那里所能获得心灵最大慰藉的就是仍可聆听神的话，就是透过祭司与文士把律法书念给他们听。在巴比伦的文士，除了抄写《圣经》外，也要负起讲解《圣经》的工作。

流亡于异地的犹太人，为了维系本身的种族与信仰特征，他们尽所能地遵照摩西的律法指示去行，诸如严格遵守婴孩割礼、每周谨守安息日、尽可能地按摩西律法所规定的去遵守一年中各个节期、只吃合乎律法《利未记》洁净条例的食物等。有点讽刺的是，以色列人在本国享有完全自由时，在守律法及各宗教规条的事上十分松懈（常受到先知的责备），反倒是在失去自由，成为流放异地之民时才变成严守律法，严奉妥拉条例的犹太人。同时，祭司与文士开始著手编撰摩西五经，将之正典化而成为《妥拉》（Torah）。当犹太人回归圣地之时，旧约正典已大致完成。据犹太人的说法，摩西五经，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以及〈申命记〉，都是由以斯拉作最后编辑而才成为《妥拉》正典的。同时，以斯拉也整理了犹太人的编年史，即〈历代志上、下〉。

基本上，“圣经犹太教”至此为止。接下去的便是被称为“拉比犹太教”粉墨登场的时候了。

③ 拉比犹太教的起源与发展

由两约之间开始，“犹太教”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至今，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宗教，更是一种民族文化。如犹太教“重建派”倡导者摩迪凯·卡普南（Mordchai Kaplan, 1881-1984）所言“犹太教是一种不断演进的宗教文化，也是正在逐渐伸展开来的民族文明。”他认为犹太教是一种进化的文明，神、《妥拉》与犹太人是构成它的三大平等的要素。神虽不变（但犹太人对神的观念仍不断在变），《妥拉》与人却须随时代处境而改变，犹太教成为一个不断在“进化”的宗教文化。许多犹太人，包括拉比们，以此为荣，认为那才是一个“活”（指能与时俱进，能不断作出调适改变的意思）的信仰！希伯来联合学院—犹太宗教学院第八任院长（2001年）拉比埃伦森（Rabbi David Ellenson）说：“今天的拉比只有‘有影响力的权威’”，换句话说，今天的犹太教在宗教信仰的教义上已失去绝对的权威，因为犹太教本身仍不断地进行着改变。之所以会形成如此的犹太教观念，就必须回到历史去探索。

虽然一般论到犹太人宗教的起源，都会溯源至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及形成十二支派的以色列族长。同时，也必须了解以色列人从列祖时期到公元初世纪亡国为止，两千年的民族与国家历史。也就是基督教旧约《圣经》从创世记到玛拉基书（若按犹太人的圣经《塔纳赫》“Tanakh”，则是从创世记到历代志下）所包含的以色列历史。但严格地说，在《圣经》旧约时期，实际上仍未有“犹太教”的概念。因此，更实际些，论到犹太教，还是应从两约之间讲起。因那才是一般人所说的“犹太教”始源。有者则称《圣经》时期的犹太人信仰为“圣经犹太教”（Biblical Judaism），两约之间才兴起的犹太宗教体系为“拉比犹太教”（Rabbinic Judaism）。

1、“两约之间”

从旧约结束到新约开始的400多年，按基督教观点称之为“两约之间”时期（Intertestamental Period）。但对犹太人而言，那不是他们所能接受的，他们称那段时期为“第二圣殿”时期，就是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后重建圣殿开始，直到主后70年圣殿被毁为止的那一段时期。若要了解犹太教以及随后产生的基督教，就必须先对这段时期所发生的事及其深远影响有所认识。

两约之间时期常被称为“静默的四百年”（The 400 years of silence），那是指在那段日子里没有先知兴起，也没有从神而来的默示，就如《圣经》的旧约与新约之间的空白之页。然而，在那段年日里，犹太人遭遇各种外族的统治，有时所受的压迫并不低于先前的亚述与巴比伦帝国的压迫。先知但以理早在主前6世纪就在所受的启示中预示了犹太人即将面对的遭遇：神的子民将被波斯、希腊及罗马帝国统治（但7-11章）。

犹太人与外邦统治者在政治及文化上的冲突，以及犹太人相互之间，因外来势力的干扰所造成的摩擦，促使了原本十分团结的犹太人，分裂为不同的宗教集团和党派，同室干戈，自相残杀，最终铸成主后初世纪的亡国惨剧。

2、波斯统治时期

自公元前586年圣殿被毁，犹太民族的主体就一直生活在新巴比伦王国的统治下；主前539年，巴比伦帝国被波斯王西流士（Cyrus，《圣经》的古列王）所灭，犹太民族就

处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下，直到公元前332年波斯帝国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为止。

波斯帝国幅员辽阔，是一个多元民族混杂的帝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帝国各地族群之间缺少共同语言及文化上的沟通。波斯军队的组织成员，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的波斯子弟兵，其他大部分是各地佣兵，对波斯国缺乏向心力。当亚历山大的大军压境时，波斯军队多半没有抵抗的决心，导致诺大的波斯帝国在短期间瓦解烟灭。然而波斯王朝能统治这么广大的帝国达两百年之久，大体上维持了安定与繁荣，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各地宗教皆以尊重态度对待。然而波斯帝国的宽容统治，也促进了占统治地位的波斯文化对其他各族文化的交流和冲击，引向同化方向。那为数不多被掳的犹太群体的处境又如何呢？他们是否经得起强势的波斯文化的冲击与影响？

波斯的官方宗教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是基督教诞生之前在中东最有影响的宗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也是中亚等地的宗教，也是摩尼教（Manichaeism）之源。中国史称祆（Xian）教、火祆教、拜火教。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论宗教。它认为，世界上有善恶二神，善神代表真理、光明和正义；恶神则是黑暗之神、邪恶之神。善恶二神始终处于斗争之中，但在世界末日，善神最终会战胜恶神而实现世界的太平与公正。

弱小的犹太民族生活在琐罗亚斯德教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环境中，犹太人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而琐罗亚斯德教许多更重要的观念影响了后来的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诸如天堂、地狱、天使、末日审判等末世原素都在各地的宗教信仰上留下印记，包括犹太教。

犹太人在受到波斯二元论及各种异教观念的影响与压力之下，要如何才能抗衡并保守本身的传统信仰呢？历史显示，直到《妥拉》的正典化定型，才使犹太教在思想上确定了耶和华上帝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唯有主耶和华上帝才是真正的亘古常在，永恒不变者。这时的犹太教才能确切地拒绝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主义观。犹太人对耶和华上帝的认识，由部落神、国族神直到此时才真正地定位为独一、至高、全能的神。

④ 《妥拉》的正典化

当波斯帝国的西流士王允许流放的犹太人归回本土，大部分的犹太人并不愿回到如今已是极为荒凉的故土。他们大多已成为第二代的侨民，许多都已落地生根，过着相对安定舒适的生活；有些甚至已跻身上层社会，在商业、经济甚至政治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如《圣经》所提到的但以理、尼希米以及末底改等人皆成为统治层高级人员。选择在被掳之地的犹太人也并不意味他们只贪恋眼前而漠视作为神选民的责任。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也是在遵守着先知耶利米的教导，因为按〈耶利米书〉第29章所指示，犹太人当在被掳到之地安居，生儿育女，生养众多，并要为那地求平安（耶29:4-7）。从数百年后出版的《巴比伦塔木德》的内容可知犹太人在当地曾享有的优越地位。

然而对那些满腔热忱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又当如何去面对一个崭新的开始呢？过去犹太人的宗教生活是以圣殿为中心，而祭司则是主导者。如今耶路撒冷满目疮痍，几乎一无所有。大家自然把目光转向领他们回国的

领袖身上。这正是文士以斯拉登上以色列历史舞台的重要时刻。

以斯拉身兼祭司与文士二职，但他作为王室文士的身份更熟为人知。以斯拉是一位“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神所赐摩西律法书”（拉7:6）。当时的波斯亚达薛西王对他十分敬重，“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拉7:6b）。他以祭司、文士及王的特使身份，在归回的犹太群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与他同工的还有一位作为省长的尼希米，并获得撒迦利亚、哈该及玛拉基三位先知的支持。



被掳归回的犹太群体原是一批“粗俗的半文盲”，可能也不乏一些小财主，因在归回者中也包括七千多位的仆役以及二百多名“歌唱的男女”！（尼7:67）因此在归回群体的社区生活中仍充斥着放高利贷、强取豪夺穷人土地、娶外邦女子以及干犯安息日等事（参〈尼希米记〉）。

因此，归国领袖们在重建圣殿、重修城墙的同时，也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宗教教育。毕竟以色列人还是神的选民与约民——这在犹太属灵领袖们的心中是最清楚的。以斯拉作为归回的犹太人宗教领袖，趁着新建祭坛落成之时，召集全会众在耶路撒冷水门宽阔之处，将他从被掳之地带回来的摩西律法书在全会众面前展开，“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尼8:5）。以斯拉“从清早到晌午，

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尼8:3）。然后，以斯拉在尼希米的陪同下，向全民讲解律法书并呼吁百姓悔改。听见律法书上的话的犹太人都哭了。于是，以斯拉打铁趁热，让全会众立下一个庄重的盟约，并让所有的民间领袖、祭司及利未人都签上名。这次的聚会及签约（尼9:38），标志着律法书对犹太民族实施无形统治的开始。同时，也成为后来犹太“大公会”（Sanhedrin）的雏型。



文士以斯拉向归回的犹太人宣读律法书。

以斯拉在奠立《妥拉》为犹太教的中心地位的贡献是无人可比的；尤其是当犹太人正处于最失落和迷惘之际，他为犹太教重新确立了方向。因此，以斯拉在犹太人眼中可与摩西相提并论，被称为“第二摩西”。甚至，犹太人认为“如果没有摩西，以斯拉也会将上帝的律法交给犹太

人。”以斯拉也因此被称为“犹太教之父”。从以斯拉开始，文士的地位大大提升，因为他们是《妥拉》的守护者、阐释者，也是传承者。到了公元初世纪，文士的地位才被“拉比”取代，而“圣经犹太教”逐渐转型成为“拉比犹太教”。

犹太人的宗教重心也由此从圣殿与献祭为中心，转为以圣书《妥拉》为导向。宗教领袖也由祭司与先知转为文士与律法师。而文士的地位不断被提高，他们对律法的讲解也被视为带着属灵权柄，同时另一种新权威也逐渐形成，就是口传律法（Oral Laws），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古人的遗传”（可7:3、5）。这一切转变正是把以色列人的《圣经》信仰导向“犹太教”的启端。

《妥拉》的正典化定型是在犹太民族文化深受波斯文化影响的波斯帝国时期。《妥拉》的权威地位的确立，是通过以斯拉改革完成的。《妥拉》权威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犹太民族的坚定宗教立场，《妥拉》是犹太教不可摇动的基石。摩西五经在波斯时期才以完整的形式，被接纳为犹太人无可争议的准则。由此，犹太教被视为“圣经宗教”，犹太人被称为“经书之人”（People of The Book）。后来伊斯兰教徒皆以此称犹太人与基督徒。《塔木德》中的犹太传统认为由以斯拉奠定的希伯来《圣经》各书都是神圣



一位犹太人正在阅读展开的《妥拉》。

的，因而也都是正典。正是由于以斯拉开创的《妥拉》统治，使回归者变成了犹太人，从此以后，犹太人不是以国籍，甚至也不是按种族区分，而是以遵守《妥拉》为依据。这是以色列历史的巨大分水岭，在以后的日子里，其前途是明确的。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外来文化的侵蚀，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犹太民族进行文化抗争和保持本民族文化与特征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正是他们能够保存本民族特征，延续几千年不被其他民族同化的重要原因，因为犹太民族是“一部书的民族”，这部书就是他们的圣书希伯来《圣经》，而他们《圣经》的核心正是《妥拉》，即《摩西五经》。

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我们看到环绕在祂周围的是一群非常严格（至少他们的表现是如此），力求遵守律法的犹太人。这与四百年前初次回归的犹太人差异极大。以斯拉在塑造“守律法的犹太人”的形象方面，居功厥伟。以斯拉不但编辑五经，将妥拉正典化，并且讲解教导犹太人将律法应用到生活的细节上；同时，以斯拉大大地提升了文士阐释经文的权威。这种权威也逐渐转移至后来的犹太宗教导师“拉比”的身上；拉比自抬身份，以先知自居，导致犹太人认为拉比的教导也是由神而来，不低于先知所领受的默示；到了公元初世纪，犹太人的信仰已逐渐被定位为“拉比犹太教”了。



一位头戴“经文匣”（Tephilin）的犹太拉比。

以斯拉不但编辑五经，将妥拉正典化，并且讲解教导犹太人将律法应用到生活的细节上；同时，以斯拉大大地提升了文士阐释经文的权威。这种权威也逐渐转移至后来的犹太宗教导师“拉比”的身上；拉比自抬身份，以先知自居，导致犹太人认为拉比的教导也是由神而来，不低于先知所领受的默示；到了公元初世纪，犹太人的信仰已逐渐被定位为“拉比犹太教”了。

此后，犹太人的信仰不单以《圣经》为依据，更重要的还须按拉比的讲解与阐释为准。因此，基督徒试图按严谨的释经法向犹太人讲解旧约也难以让他们接受，因为他们更相信《圣经》必须按他们的拉比的解释才是正确的。

犹太教并非《圣经》的信仰，而是犹太拉比的宗教。



一位聚精会神誊写律法书的犹太文士。



一个栩栩如生的文士塑像。